

当代世界史讲座

主编 彭树智 胡益祥



河南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史讲座

主 编 彭树智 胡益祥

副主编 欧正文 杨兴华

河南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史讲座

主 编 彭树智
胡益祥

副 主 编 欧正文
杨兴华

责任编辑 刘小敏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兰考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8 875字数, 474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25元

I SBN7—81018—199—8/K·23

目 录

绪论·····	(1)
---------	-------

世界格局篇·····	(16)
------------	--------

第一讲 当代世界格局的演变·····	(18)
--------------------	--------

第二讲 战后德国和柏林问题始末·····	(41)
----------------------	--------

第三讲 “北约”与“华约”·····	(66)
--------------------	--------

第四讲 联合国四十年·····	(97)
-----------------	--------

民族主义篇·····	(120)
------------	---------

第五讲 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	(122)
--------------------	---------

第六讲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之路·····	(172)
---------------------	---------

第七讲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207)
-------------------	---------

局部战争篇·····	(233)
------------	---------

第八讲 朝鲜战争(1950—1953)·····	(235)
----------------------------	---------

第九讲 越南战争(1946—1973)·····	(262)
----------------------------	---------

第十讲 两伊战争(1980—)·····	(284)
------------------------	---------

穆斯林世界篇 (314)

第十一讲 伊斯兰复兴运动 (316)

第十二讲 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冲突的由来和发展 (343)

经济大国篇 (378)

第十三讲 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381)

第十四讲 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奥秘 (404)

第十五讲 欧洲经济共同体 (430)

改革浪潮篇 (466)

第十六讲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468)

第十七讲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 (501)

科技革命篇 (526)

第十八讲 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 (529)

第十九讲 “星球大战”与未来世界 (559)

跋语 (597)

绪 论

在世界史学科中，当代世界史是一门最年轻的、正在建立和发展的新学科，它是同当今世界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联系最直接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学科。

当代世界史作为一门新的专门学科，有它独立的、特殊的学科体系。要建立这个体系，涉及一系列研究课题；不对一些重大课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就不可能触及这门学科的特点和自身运动的规律。

《当代世界史讲座》开宗明义，拟就以下几个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然后在各部分的专题讲座中由各位执笔者进行专门的分析。这些问题是：

第一，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对象、基本特点以及同其他邻近学科的关系；

第二，当代世界史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第三，当代世界史的基本研究方法；

第四，研究当代世界史的意义。

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当代世界史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把当代世界史也称之为“战后世界史”。

但是，作为世界史学科的分支学科，从断代史的系统的角度

而言，当代世界史比之“战后世界史”更为确切。

在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加以说明。

首先是关于“当代”的概念。“当代”是离我们最近的当今时代。从世界历史学科总的体系来看，作为它的“当代”部分，原本有约定俗成的涵义。在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上，尽管各家因标准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和世界当代史的名称上却有大致相同的意见。现在，“当代”的概念，逐步为中外学者所接受，比较相近的看法，表现在把它的时间界限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当前这40多年的历史。当然，对这期间的时代精神、政治经济内容、社会文化变迁、发展的轨迹与趋势，仍然是见仁见智。

其次是关于“史”的概念，把“史”与“当代”联系在一起，要解决的是历史与现状的区别与联系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分清二者的区别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可以分别给“历史”与“现状”下这样简单的定义：历史是人类过去的、稳定的和已经结束了的社会经历；现状是人类当前的、动荡的和正在变化着的社会活动。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事件、人物、思潮、制度等方面已告一段落、有明显结局、形成完整体系、出现稳定格局的部分。当代世界现状的研究对象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急剧变动的问题。然而，动荡和变化着的现状正像稳定和凝结了的历史都是相对的概念一样，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才有确定的涵义。在当代，许多动荡和变化着的现状正在向着稳定和凝结了的历史演进；而许多稳定和凝结了的历史却有时也会像火山复燃一样重新发生动荡和变化。

总之，当代世界史的最基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当今大变革的时代。它正如恩格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中所说，是“当前的活的历史”，也就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如果上述当代世界史的定义可以作为衡

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世界史的尺度，我们就可以看出，这40多年的人类社会经历和社会活动，明显地出现三种递进层次的不同类型历史：

第一，当代世界史的新型历史。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多年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递进层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早稳定下来的当代人类社会经历。这种定型下来的新型历史被我国历史学界习惯地称为“战后初期史”，在时间上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50年代中期的10年左右时期。许多新型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史，构成了当代世界史这一阶段的内容。如战后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造，民族主义运动中亚洲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基本建成，以及世界政治格局中公认的两大阵营的对峙等等。这些新类型的历史是递进发展的，不能一刀切，因而在时间的划分上只是相对的。不过，这些新型的历史，成为当代世界史上的开始篇，则是明确的。

第二，当代世界史的最新型历史。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多年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递进层次的中间层次，也是刚稳定下来不久的当代人类社会经历。在我国史学界曾经把这一时期的特征概括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便同前一递进层次相比较。在时间上肇端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的这段最新型历史，从世界政治格局看来，确实是激烈变化的时期。资本主义的欧美日本各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和停滞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和亚洲各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阶段。两个阵营已不复存在。民族主义运动中非洲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建立，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崛起，成为当代世界史上的头等大事。如果说前一类类型的历史属于当代世界已经过去的完全的历史，那么这一类型的历史则属于刚过去的、才稳定下来的和最新的当代世界史。它虽是最新类型的历史，但都是已经结束、已经过去的事件（如第三

世界的形成)和已经逝去的人物(如赫鲁晓夫),因而为当代世界史增添了最新的历史内容,称它为最新型的历史是恰当的。

第三,当代世界史的现状历史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多年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递进层次的最低层次,也是最不稳定的和正在形成的当代人类社会经历。历史与现状的交错成为这一类型的主要特点。由现状向历史演变、由人类社会的活动向人类社会经历的凝结成为这一类型的发展趋势。在时间上它大致属于80年代,因而在当代世界史领域中是离我们最近、并一直到今天的历史。许多事件已有明显的轮廓(如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多极的世界形成),或已表现出各自的特征(如亚非拉民族主义与社会思潮的合流),或已显露出阶段性(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普遍回升、新的不景气、新的发展),或成为普遍的潮流(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或已到了结束的临界点(如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所谓“现状历史型”有两层意思:一是它基本上是现状问题而不是历史,但已经呈现出历史的征兆;二是基本上属于历史范围,然而仍有不少现状的特征。

综上所述,这三种递进发展层次的历史类型都是当代世界史研究的对象。不过在当代世界史的整体学科布局上,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一、第二类型上,同时对第三类型也要作为发展趋势加以密切的注意,并不断积累资料、吸取现状问题研究的新成果和思考、探讨它的演变。此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战前的历史也不能忽视其历史联系。在这里,涉及到同国际问题研究者、世界现代史学者的分工与合作问题,从而引起了当代世界史学科与其他邻近学科的关系问题。

当代世界史最邻近的、有直接联系的学科是世界现代史。现行许多教材把当代世界史作为世界现代史的第二时期。这样处理确有一定根据,但毕竟不够确切。两个独立的专门学科的研究对

象不同，两个断代史的基本矛盾也不同。世界现代史的“四对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理论既不能解释变化了的当代世界格局，也不能解释新的基本矛盾发展而形成的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思潮等构成的历史内容。特别是自1945年以后兴起的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及7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并促进了人类社会意味深长的变化。当代世界史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三类国家并存的局面，也为社会生产力、科学文化和人类进步创造了新的条件。这是与现代世界史有联系但又有质的区别的新学科。

当代世界史同世界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都属于断代史的血缘学科关系。同这些学科相比，当代世界史显示出它突出的特点。由多中心向一中心过渡，是世界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三个断代史学科的发展轨迹。世界上古史的六大文明中心（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希腊、罗马）集中在非、亚、欧大陆，尤其是西亚地区还形成持续的小文化中心，如亚述、赫梯、腓尼基、巴勒斯坦、波斯等等。这时期人类的活动受到很大局限，大体不超过尼罗河、两河、印度河、黄河和地中海沿岸地区。中古时期，由于游牧民族和野蛮民族对于农耕和文明世界的侵袭，显著地扩大了人类已知的范围，人类的活动逐渐越出了大河流域和沿海地区，而深入到各大陆的内地。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东亚中国、南亚印度、西亚北非阿拉伯、热带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等大的区域性文化圈，成为人类走向统一的整体世界的重要里程碑。但是中古时期的世界史还不是真正意义的世界史，只能是上古时期人

类已知世界史的扩大。只是到了近代，世界才突破了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闭塞隔绝局限，并逐渐形成一个有机的、互相密切联系的整体。到19世纪中叶，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统一的世界市场；到19世纪末，全世界各地区、各国家都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欧洲，后来加上美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成为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心，即由多中心变为一中心。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又出现了多中心的局面。当代世界的这种新现象，不是上古和中古史多中心现象的重演，而是人类文明史更高阶段的发展，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整体结合。

当代世界史的最邻近的学科是国际政治学。把当代世界史等同于国际政治学而不承认它是“真正的历史”，曾经是国外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国内也有些学者把二者混同起来，甚至认为当代世界史是国际时事政治和对外宣传。事实上这二者固然有较多联系，但区别是很明显的。国际政治学着重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现状，比较直接地为国家现行的对外政策服务。国内近几年兴起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学科，是国际政治学的扩展，时间范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属于政治理论课，和历史学不是一个领域。历史学（包括当代世界史）是通过阐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帮助人们理解过去和现在，并预测未来。当代世界史与国际政治学不同之处在于从历史基本规律方面提供论据，而不是直接从理论上提供论据；在于较强的教育性，而不是强烈的资政性；在于求系统、深入的探讨，而不是及时性、敏锐性。当然，这些区别也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许多有深度的国际问题的研究成果，属于当代世界史课题，为这个学科的建设准备了理论和资料基础。

归纳起来，当代世界史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科。它的稳定度最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当代史必然会代替现在的当代史。这正象当前的世界现代史将来也会

成为世界近代史一样。物理学中量子论的创始人普朗克（1858—1947年）有句名言：“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学科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这句话也适用于整个历史学和当代世界史的关系。

二

当代世界史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在世界史学者中早有议论，也有些学者在大学作过当代世界史的专题讲授。但是，正式见诸论文的，是1984年第4期《史学月刊》上发表的欧正文的《建立“当代世界史”专门学科刍议》。该文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度出发，从要求了解当代世界的需要出发，论述了当代世界史的丰富内容和研究的有利条件，提出了建立和发展这个新学科的重要意义。在1985年第10期《世界历史》上，张宏毅发表了《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该文进一步从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战略高度，尖锐而急切地提出了研究当代世界史和教材编撰工作的紧迫性。该文虽沿用了“战后世界史”这个近似“当代世界史”的名称，但从整体内容看，无疑是强调当代世界史作为世界通史中这门断代史学科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在1987年第2期《历史教学》上，张象发表的《试论当代世界史的特点》一文，从当代世界史的现实性、丰富性以及编纂、研究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颖、具体而有益的见解，特别是他提出的“支持各种体系的教材和专著”的问世，应当鼓励出版适应各种需要的世界当代史”。他根据自己构思的体系，在《历史教学》上连载了《当代世界史讲座》，为中学世界历史新增的当代世界史部分做了值得称道的工作。

从上述三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国史学界近几年关于当代世界史学科的讨论正在不断深化。在有关杂志和有关学

科的年会上，都出现过许多有质量的论文。尤其可喜的是，关于当代世界史的著作也陆续问世。例如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世界现代史》下册，是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吸取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9院校1979年合编的《世界现代史》下册的成果，并根据教育部1982年委托北京师范学院主持编写的《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战后部分）写成的。它适应了教学的急需，受到普遍欢迎。再如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6院校协作编写的《当代世界史》，以自己独特的体系和较丰富的资料，构成了专门学科的独立结构，受到世界史学界的重视。此外，如湖南师范大学的戴志先也出版了这方面的教材，有一些通史、专门史、国别史都涉及到当代世界史课题。所有这些，既反映了我国开放改革政策的效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急需，也表明了我国世界史工作者的辛勤劳绩。

随着当代世界史学科各种研究课题讨论的深入，向我们进一步提出了这门学科体系建设的完善化任务。对于它的建设，必须重视基本资料建设和大课题的研究。没有这两项工作，就不会产生高质量的教科书和专著。现行的教科书还只是停留在初步材料综合和一般叙述的水平上，急待进一步提高。提高之路何在？这就是在进行系列的开拓性的大研究课题和加强资料建设的同时，编著各种体系和特色的教科书，为不同的读者对象服务。国外近十几年的情况值得我们借鉴。如美国的J·M·罗伯茨编的《世界史》、理查德·高斯等人合编的《20世纪简明全球通史》、R·R·帕尔默和J·科尔顿合著的《世界近现代史》，都分别以附加式或地区式、国别式写了当代世界史。如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则用分期式出版了第11卷（1945—1949年）、第12卷（1950—1960年）和第13卷（1961—1970年）当代世界史；而苏联10年制中学课本《世界现代史》则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

殖民主义这三个体系兼用国别方式编了面向广大中学生的当代世界史教科书。如日本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1卷本)用最后一章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50年代的世界史,它采用通史附加式方式,同时又以讲座形式编写。英国的保罗·约翰逊写的《世界现代史(1917—1980年)》采用专题式体例,如“和平与恐怖”、“万隆的一代”等8个专题编写当代世界史。

呈献给史学界和其它读者的这本《当代世界史讲座》基本上是专题讲座式的体系。它吸取了国内外有关编写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当前关于当代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实际而开辟专题深入研究的途径,全书按专题分为7篇19讲。开卷篇是“世界格局篇”,由《当代世界格局的演变》、《战后德国和柏林问题始末》、《北约和华约》和《联合国四十年》4讲组成。第二篇为“民族主义篇”,由《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非洲民族独立之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3讲组成。第三篇为“局部战争篇”,由《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伊战争》3讲组成。第四篇为“穆斯林世界篇”,由《伊斯兰复兴运动》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冲突的由来和发展》2讲组成。第五篇为“经济大国篇”,由《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奥秘》和《欧洲经济共同体》3讲组成。第六篇为“改革浪潮篇”,由《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苏联经济体制改革》2讲组成。第七篇为“科技革命篇”,由《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星球大战与未来世界》2讲组成。

这种专题讲座式的体例,贯彻了四个编写原则。第一,重在主要事件,不在求多求全;重在选择一些真正具有时代性的代表事件和关键问题,而不在包罗万象。第二,重在以问题为经,纵向贯之,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同时兼及面上的横向覆盖性,办法是:(1)绪论中简要地分析涉及本学科的总体性问题;(2)七篇的每篇前面都有一个简要的“概述”,以概括有关专题的全

貌。第三，重在对“新历史型”事件和“最新历史型”事件的论述；对“现状历史型”事件作趋势性的探讨，写法上只作宏观分析，以体现“史为基础，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原则。第四，重在体现当代世界史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旨在启迪智慧，开发思维成果，表现社会进步。总之，我们这本专题讲座式的教材是试图从资料入手，对一些大课题作深入探讨，因而它的特点是重在专题深入、重在大课题的系统性，重在以较广知识性和较厚资料性为基础，从基本社会发展规律上给人以智能和方法论的启示，为当代世界史学科建设增砖添瓦。参加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当代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他们所论的专题都是他们研究的成果，有许多已见诸报刊或在各种学会、大学讲坛上公开披露，因而不但能通过历史规律阐述以提高人们素质的教育性，而且也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的确，教材应该是多种模式的。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并无统编教材的规定。多种教材并存是世界高等教育中的普遍现象。日本就有多种教材，而且每5年更新一次，供各学校选择。美国帕尔默和科尔顿合著的《世界现代史》从1950年出版后已再版6次，被许多大学选为教材。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同时并存几本、十几本当代世界史教材不能算多。特别是当代世界史这门新学科，多种体例的教材的并存，更有利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的这本教材仅仅是一种尝试和探索。我们认为它虽有自己的特点和新颖之处，但距完善甚远，因此我们没有把第七篇当作终篇。我们设想，在本册讲座出版之后，继续组织力量，编写它的续册。正象全国各地许多专家在本册编著中所表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样，我们竭诚欢迎更多的专家支持这项开拓性工作。

三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当代,完全摆脱了闭塞、隔离的局面。全球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人们的联系和交往空前密切,互相之间的影响急剧加强。世界历史真正成为全世界的整体历史。发展如此迅速、如此有声有色和具有如此巨大理论与实践作用的当代世界史学科,它的每一个问题,每一种历史现象都是那样的诱人,那样富于吸引力。柯罗齐关于一切历史归根到底是当代史的命题是强调历史学家的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而且是对当代史以前历史的认识。对于当代世界史说来,其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把主体与客体、把历史认识论统一于活的历史之中了。当代的历史学家生于斯、活动于斯,耳闻目睹于斯,更加能从近距离看到历史的真实,并用当今时代精神观察已往的历史。

当代世界史从主要方面而言,其重要意义可归纳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利于拓宽人们的知识视野。现在我们面向着一个丰富多变的世界,面临的任务就是要了解世界,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变化,要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可是广大青年和实际工作者却缺乏当代世界史知识,有些人在这方面成了“史盲”。这对青年学生的成长,以至于对整个民族文化素养的发展,对面临当代世界的各种挑战,都极为不利。据了解,有不少学生面对当代世界种种社会现象而又缺乏系统的当代世界史知识,因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所以,学习和研究当代世界史,也对青年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有所帮助。第二,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由于当代世界史比一般历史离我们更近、更亲切、更容易理解和更好为人们接受,因而能更有效地发挥历史学的功能。美国的中国学家张光直认为,“中华民族有重视历史的伟大传统,历史之被重视,是由于

我们对历史规律之信仰，就如前人所**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当代世界史，是离我们最近的“前事”，我们对它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其成果或提高、或普及，或对青年学生、或对社会各界，都会产生更亲切而生动的说服力。第三，有利于干部理论素质的培养。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现在从事各种工作、特别是从事中外交**流**工作的干部，需要从当代世界史中吸取历史规律性的理论修养；二是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战略眼光来看，对在校大学生要打好这方面的基础，他们毕业后成为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后，在执行对外开放和扩大经济、文化、技术交流以及改革工作时，具有世界性的理论视角，而不致成为视野狭小或理论肤浅的人。第四，有利于借鉴和吸取外国的先进的和有益的各种经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无论在宏观或微观说，都是如此。总之，当代世界史是一门广泛性的现代基础学科。

认识当代世界史的重大意义，这对于一门新学科来说是应当从多方面加以论述和宣传的。然而，正因为它是一门新学科，对它的学习和研究方法也同样重要。它的特殊研究对象对学习**者**、研究者产生了特殊的认识 and 实际困难问题。史学界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一怕二难”。怕，就是怕犯错误，尤其是怕犯政治错误。难，就是资料缺乏，研究基础差，出成果难度大。解决这些问题远非易事，既要逐步提高主观认识，又要创造自由探讨环境，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在方法论上首先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40多年来，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力量对比和各种类型国家都发生了急剧而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就需要在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理性的反思，进行刻苦深入的研究，给以实事求是的回答，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说得完全正确：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